



琼瑶



水灵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·第七辑

水 灵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水灵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5.1

（琼瑶全集·第七辑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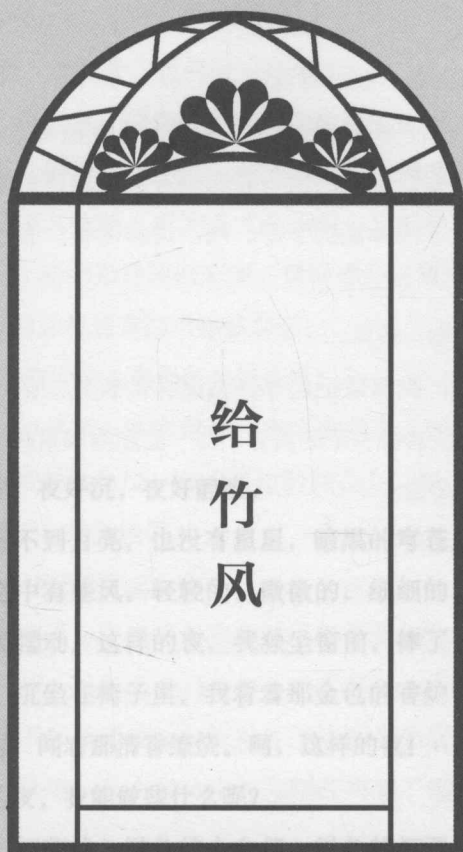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02-1407-7

I. ①水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952号

目 录

1	给竹风
15	水灵
61	云霏华夏
85	风铃
135	柳树下
163	五朵玫瑰
213	心香数朵
241	后记



给竹风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天边看不到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暗黑的穹苍广漠无边，而深不可测。空中有些风，轻轻的，微微的，细细的，仅仅能让窗纱轻轻地摇曳摆动。这样的夜，我独坐窗前，捧了一杯茶，烧了一点儿檀香。沉坐在椅子上，我看着那金色的香炉中袅袅娜娜升起的一缕烟雾，闻着那清香缭绕。呵，这样的夜！

这样的夜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桌上一灯荧然，绿色的小台灯，绿色的灯罩，我还是有那爱绿的老毛病。连我手里那盏茶杯，也是绿色的，淡青色的细瓷上有藕荷色的小玫瑰花。小玫瑰花！像家乡里那大花园中爬藤的小玫瑰花！不，那不是玫瑰，玫瑰不会爬藤，我记起你每次每次对我的更正：

“这不是玫瑰，这是茶靡，记住，这是茶靡！”

我记不住，我总是那样地认死扣，一个固执的、永不实际的小女孩，你说的。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我啜了一口茶，茶是淡绿色的液体，盛在淡绿色的杯子里，像一杯液体的翡翠，有一股清清雅雅的香味。室内的窗纱静静地垂着，罩着一屋子清幽幽的宁静。呵，这样的夜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我又记起了你，竹风。

是的，竹风，我常常记起你。当这样的夜里，当一些晓雾迷蒙的清晨，当一些暮霭苍茫的黄昏，当一些细雨霏微的长日里……我会记起你，常常地。

记忆的最底层是什么呢？

记得我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女孩吗？常在花园中和蝴蝶追逐着，哭着要自己的肩上长出蝴蝶的翅膀，要那对“亮晶晶有银粉”的翅膀。我会缠绕在母亲的脚下，固执而吵闹地追问着：

“为什么你不把我生成一只蝴蝶？妈妈？为什么？”

妈妈会甩开我，瞪大了眼睛说：

“呵！你这个稀奇古怪的小精灵！”

于是，你来了。你牵着我的手，把我牵到花园里那一大片金盏花的花丛中，让我躺在花堆里，你用无数朵水红色的小蔷薇，穿成长长的一串，环绕在我的身上，环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然后，你说：

“噢，你看！你是个蔷薇仙子，何必羡慕那有翅膀的蝴蝶呢？”

我在花中嬉笑，你因为我的笑而嬉笑。捉住我，把我放在你的膝上，你说：

“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变成一只蝴蝶？”

于是，我说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说故事给你听，一个我杜撰的故事。我说：蝴蝶是个小仙人变的，她用玫瑰花作床，用星星作小灯，用露珠儿洗脸，用柳条儿作饰带，用银粉作衣裳……你瞪大了眼睛听，听得那样津津有味，那样地惊讶和困惑，当我说完，你揽住我，用那样惊奇的声音喊着说：

“噢！你有个多么奇怪的小脑袋呀！”

接着的岁月里，我常常说故事给你听了。在花园里的茶藤架下，在后山坡的松林里，在小溪边的岩石上，在月光下的花棚里，你牵着我的手，静静地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不住地说，那些经常在我脑子里酝酿幻化滋生的故事，关于公主王子的，关于星星月亮的，关于神灵仙女的……你不厌其烦地听，从不表示厌倦，你那关怀的眼睛曾是我故事的泉源，我为你而编造故事，一个又一个。直到我离开了家乡，结束了我的童年。

当我们再相遇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是小姑娘了，童年离我已很遥远，我长发垂肩，镜子前的人影颇长。而你呢？你的女儿已经和我当年在花园中捉蝴蝶时一般大了。在初见面的一刹那，我们相对凝视，似乎都已不再能认识彼此，然后，你说：

“嗨，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十几年的隔阂在一瞬间溜走，成长后的陌生也顿时消失无踪，往日的亲密回来了，我还是那个爱说故事的小姑娘，你仍然是那个爱倾听的大听众。

然后，是另一段岁月的开始。

在那十二月的雨季里，冷风寒恻恻地吹拂着，细雨无边无际地飘洒着。你穿着深蓝色的雨衣，为我执着我那把有着绿色碎花的小伞，我们并肩走在那蒙蒙的细雨中。雨在伞上细碎地敲击，像一首好美好美的小诗。我的头靠着你的肩，你的手揽在我的腰上。雨雾苍苍茫茫地织成了好大的一片网，我们走在网中，走在雾中，走在那片苍茫里。你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，不再是公主王子的故事，不再是神仙和蝴蝶，我说了些成人的故事，因为我已经长成，也早就懂得了那份属于成人的忧郁。

在那六月的黄昏，炽热而炽烈的太阳已经被远处的山峰所吞噬了，残余的彩霞却大片大片地泼洒在天际。阳光虽然隐在山峰的后面，却仍然把那些彩霞照得发光发亮，成为一片又一片，一层又一层发着亮光的嫣红。我们手牵着手，沐浴在那灿烂的霞光之下，一任那落霞将我们的发上身上染上了红光。你的眼睛在霞光下发亮，凝视着我，你静静地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又说了，那些在我脑中不停滋生着的故事。

秋天，秋天是为我们所热爱的。乡间有条通向山上的小径，

小径边生长着无数的槭树，随着秋的脚步，槭树的叶子由绿而黄，由黄而红，由红而褐。我们喜欢在槭树夹道的小径上漫步。径上遍布着落叶，松松脆脆的，踩上去簌簌作声。我们缓缓地走过去，一步又一步。听着脚下那落叶的低吟，看着那遍山野的红叶飞舞，我们四目相瞩，宁静的欢愉从心底油然而生。偶然，我们在路边的荆棘丛中，发现了一朵白色的，小小的雏菊。看着那稚弱的小花在那粗野的荆棘中伸展着花瓣，迎着秋风微微地颤动，那情况是颇为动人的。我叹息，为那些生命的奥秘和大自然的神奇而叹息。于是，你挽住我，轻轻地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，一个美丽的小故事，关于秋风、红叶，和小雏菊的故事。

春天，春天是我们所不能遗忘的。那些灿烂一片的杜鹃花都开了，粉的，白的，红的，紫的……各种花瓣，迎着太阳光，闪耀着生命的光华。树梢那些嫩得可以滴水的小绿叶，草丛中那些叫不出名目来的小野花，以及天际那些薄薄的云，空中那些微微的风，甚至原野中那份淡淡的泥土的气息……每一样都让我们欢欣喜悦。我们喜欢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到郊外的山野里去“寻寻觅觅”。寻觅些什么呢？那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地方有多少令人惊奇的美！看到一粒小小的、鲜红欲滴的果实镶在一大片绿色的羊齿植物里，会引起我一连串的欢呼。看到一只有着淡蓝色、长尾巴的蜥蜴从小径上陡地窜过去，会引起我一连串的惊叹。你走在我的身边，唇边始终带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，眼光却那样深深沉沉地

追踪着我。当我的目光和你猛地相遇，你会迅速地调开目光，很快地说：

“噢，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于是，我再度说出一个小故事，故事里有着小红果实、小野花，和无数的春天。

呵！多少多少的记忆！竹风，你说的，人的一生都是由记忆堆积出来的，美丽的记忆堆积成美丽的一生，痛苦的记忆堆积成痛苦的一生。属于我们的记忆又是怎样的呢？

台灯放射着静幽幽的光线。远远地，有只鸟儿在低鸣，你听到了吗？竹风？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我再啜了一口茶。茶，这是我们两人都喜爱的，不是吗？在我那间小屋里，我们曾经静静地相对品茗，让那清清的茶叶香浮在我们之间。我也常像今夜一样，烧起一炉檀香。然后，握着茶杯，我们相对无言地看着那烟雾氤氲。那金色的，有着铜狮子的香炉是你送我的，烟雾从那狮子的嘴中不断的喷出来，正是李清照所谓的“瑞脑销金兽”。于是，当你又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故事。他们怎样地恩爱，怎样地情投意合，怎样地以茶当酒，赌记书句，而把茶泼洒在身上。你静静地听着，你的眼睛好深好深，好亮好亮，好温柔好温柔。

还有那个月夜，记得吗？竹风？

那个月夜，你派人送了一张纸条给我，上面写着：

玉人何处梦蝶？思一见冰雪，须写个帖儿叮咛说：试问道肯来么？今夜小院无人，重楼有月！

好一个别致的邀请，我到了你那儿，坐在你的小院子里。院中有两棵芭蕉，月光从叶隙中筛落，筛了一地的银白。墙边栽着一排绿色开白花的草本植物，无数的流萤，在那草丛中穿梭。明明灭灭，闪闪烁烁，像一盏一盏摇曳飘浮着的、小小的灯，和天际璀璨的星光遥遥相映。月亮高而皎洁，月光清幽而温柔。星星撒满了天空，疏密有致，布成一条清晰的光带。你告诉我，那条光带叫做“银河”，你指给我看，哪一颗星星是“织女”，哪一颗星星是“牛郎”。你念了一阙前人的词给我听，关于那“牛郎”和“织女”的：

云疏月淡，桥成何处？应是鹊多鸟少，人间夜夜共罗帏，只可惜姻缘易老。

经年恨别，秋初欢会，此夕双星怕晓，算来若不隔银河，怎见得相逢最好？

我抬着头，望着那银河，望着那两颗隔着银河的星星，然后，低下头来，我望着你。是月光染白了你的面颊么？是星星坠落到你的眼睛里去了么？为什么你的面色那样苍白，你的眼睛那样闪亮？我注视着你，不，是我们彼此注视。一些属于欢愉的、宁静

的东西从我们的眼底悄悄地飞走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某种颤栗的、痉挛的、酸楚的情绪。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发热，我觉得那树叶梢上所挂着的露珠已经坠进了我的眼中，使月光下所有的景物在我眼前都变得那么朦胧。于是，你猝然地捉住我的手，用那种故作欢愉的口吻嚷着说：

“噢，小姑娘，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。我又说了。我颤抖着起了故事的头：

“从前，有一个很笨很笨的小女孩，她除了说故事，什么都不会。大家都不喜欢她，大家都认为她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傻瓜。可是，却有一个比她更笨更傻的人，喜欢听她说故事。他们在月光下说故事，在落日下说故事，在树林里，小溪边，花园中……到处说着故事。说的人不知疲倦，听的人不知厌烦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然后……”

故事继续不下去了，这原是个笨拙开头。有什么硬的东西阻住了我的喉咙，我的呼吸急促而声音哽塞。你站起身来，一把揽住了我，你的双手捧住了我的面颊，你的眼睛深深地看进了我的眼底，你的声音又低又沉，带着些压抑不住的粗鲁：

“我从没听过这样坏的故事！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眼泪冲出了我的眼眶。“这是个很坏的故事，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。但是，你不能太苛求，两个傻瓜不会制造出什么完整的故事来！”

你的眉毛紧紧地锁拢，你的眼睛闭了起来，抱住我，你把我的头紧压在你的胸前。我可以听到你的心跳，听到那沉重呼吸在

你胸腔中起伏。于是，我哭了。我啜泣得像个娃娃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你面前哭，第一次对你说了个破碎的，没有完的故事。

“呵，别哭，”你轻轻地说，“人生的故事原有好多种，有多少的主角会是聪明人呢！这原是个笨人的世界呵！”

月亮仍然清亮，幽幽然地照射着那小小的花园。我知道，这笨拙的故事将永无结尾。事实上，这一夜以后，我还对你说过故事吗？好像没有了。那就是我对你说的最后的一个故事。

你离开的时候，给了我一封短笺，上面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字：

避免让那个故事变得更坏，我走了。但愿再相遇的时候，你会说一个最美丽最完整的故事给我听，故事中的主角应该是个最聪明最聪明的女孩。

够了，用不着再写什么，你一向都是那样简洁。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我确实用心地想塑造一个美丽的故事，我不愿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交给你的是一张白卷。只是呵，竹风，可悲的是，我仍然是那样一个很笨很笨的傻女孩。

月圆月缺，日升日沉，多少的日子从我的手底流过去了。我仍然在说故事，说了许许多多的故事，给许许多多的人听。只是呵，竹风，当这样的深夜里，当我捧着一杯茶，点燃了一炉檀香，静静地坐在窗前，我遗憾着，你在何方呢？你依旧喜欢听故事吗？竹风？

多少的夜，我就这样问着，站在窗前，对着黑暗的、广漠的穹苍问着。然后，你的信来了，像是在答复我一切的问题，你写着：

你现在成为说故事的专家了，其中可有说给我听的故事？自从不再见到那个只会说故事的傻女孩，我的日子是一连串寂寞的堆积。我想你了解的。

继续说你的故事吧，记住有一个傻瓜要听。和以前一样，这傻瓜渴望着你的每一个故事，完整的或不完整的，有结局的或没结局的，他都要听！

还是那样简洁。只是，在信尾，你加了一阕词：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疏窗，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是的，你没有忘记那些说故事的日子，没有忘记那些说李清照“赌书泼茶”的夜晚。呵，竹风！

淡绿色的光线在室内照得好幽柔，微风在窗外低低地吟唱，远处还有些儿疏疏落落的灯光。那只不知名的鸟儿又在叫了，叫得好抑扬，叫得好寥落。呵！这样的夜！

这样的夜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让我再给你说个故事吧！竹风。以后，每夜每夜，我将为你

说许许多多的故事。竹风，你静静地听吧！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静静地听吧！竹风。

静静地听吧！你。

一九六八·四·八·夜